

那年，那时， 那青春



小生活，大智慧。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飞扬洒脱，青春无限！

超值推荐，完美青春回忆录！

那年，他们在校园里风生水起，那年，他们在小商品市场叱咤风云。

现在，他们在北京闯出了新的天地！

我们坎坷过，我们痛苦过，最终，我们得到了幸福！

余浚溪——著

那年，那时，
那青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那年，那时，那青春 / 余浚溪著. -- 北京：中国
言实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171-1344-7

I. ①那…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4397号

责任编辑：陈昌财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甲16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ysfazhan@163.com

E-mail：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7印张

字 数 200千字

定 价 26.80元 ISBN 978-7-5171-1344-7



-
- 第一章 人在囧途……1
第二章 非诚勿扰……12
第三章 北京遇上西雅图……20
第四章 喜剧之王……28
第五章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35
第六章 中国合伙人……42
第七章 我爱的是你爱我……50
第八章 意外的恋爱时光……58
第九章 亲密敌人……65
第十章 私人定制……72
第十一章 亲爱的……79
第十二章 二次曝光……87
第十三章 闺蜜……95
第十四章 爱情进化论……102
第十五章 一夜惊喜……109
第十六章 后会无期……117
第十七章 一夜成名……124
第十八章 小时代……131



- 第十九章 家有喜事……139
第二十章 一个人的武林……147
第二十一章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154
第二十二章 我想和你好好的……161
第二十三章 长江七号……169
第二十四章 露水红颜……177
第二十五章 美人帮……185
第二十六章 青春如期……192
第二十七章 死亡派对……199
第二十八章 爱情终结战……207
第二十九章 结婚那件事……215
第三十章 结婚狂想曲……223
第三十一章 心花怒放……231
第三十二章 幸福额度……238
第三十三章 疯狂72小时……246
第三十四章 且行且珍惜……253
第三十五章 婚礼告急……261

第一章 人在囧途

001 天成时允同是十八岁却遭遇天壤命运

很多人都把十八岁当作我们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很多人都把十八岁当作我们人生中最灿烂最美好的季节。

然而他们的十八岁，却在这个最美好最让人怀念的年岁，从此开始了截然不同的人生。他们的命运，也因为十八岁这个成年的节点，从此步入相反的轨迹，行使逆向的路。

他，名叫玉天成。霸气的名字，让他走到哪里，都会让人很容易地拿他的名字说事。天成，天成，浑然天成。好像他就是世间万物早已衍生，早已注定的命运似的，拥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天才和智慧。

而这一刻，十八岁的他，已然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大一的一名新生。

他，名叫苟时允。同样，更霸气而又拗口的名字，却让人总是简化的，或是口齿不清，普通话不标准，而随口就念成了“狗屎运”。一度这都让苟时允十分懊恼。他一再地埋怨着爸爸给自己取的这个名字，然而爸爸却还常常拿此到处炫耀。“看我多有文化，看我多有文化。你看看这名字，多有古韵，多透着书香气。”

其实，苟时允知道，这是爸爸从一本翻破了，甚至都翻没了，只剩下几页纸的，小儿子不要的，学生汉语字典里好不容易抠出的汉字，以借它们历史上就具有的，一定的，甚至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来掩盖自己农民的浅薄和没读书缺乏知识的遗憾和自卑。

然而苟时允，却并没有凭借着自己名字的特殊意蕴，特殊含义，而真走上狗屎运。却是接二连三的，一步一个跟头的，都临到高中毕业，自己收到大学通知

书，临要去报到，还突然遭遇这样的晴天霹雳。

就在苟时允拿着大学通知书，准备前往跟玉天成同样的大学去就读的时候，他的第二个弟弟，却突然病逝，得了怎么查都查不出病因的一种罕见疾病。直到自己后来看了“百家讲坛”里的一个讲座之后，才发现二弟患的有可能就是痢疾。刚刚办好了二弟的丧事，自己最小的弟弟三弟，却突然在丧事结束之时突然晕倒。那一刻，全家人都以为他是伤心过度，以为休息休息躺几天就好了。却没料到几天下来，三弟不但没有苏醒，而且还发起了高烧，一直不退。全家人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医院，可到了医院一检查，才让全家人大吃一惊，三弟竟然患了让人一听就毛骨悚然的白血病。

那一刻，全家人一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全都是心急如焚，一下子好好的一个家，瞬间失去了所有的生气。妈妈也因此一病不起。全家人的重担，一下子就压在了爸爸和苟时允身上。懂事的苟时允，靠在破旧的土屋柱子前，看着蹲在地上，含着烟斗，却一口也不吸，而是盯着盆里的炭火发呆的爸爸，突然激动地做出这样的决定。

002 爸爸否决时允弃学务工坚决要他去上大学

“爸！我决定了，我不去上大学了，我要出去打工。”苟时允看着爸爸失落的样子，十分心疼，不禁做出这个有可能会让他后悔一辈子的决定。当宇航员，是他从小的梦想。他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相信自己不是地球人，是来自天上的人。所以，他一直就想要去天上看一看。看一看天上到底有没有《西游记》里说的天宫，到底有没有科幻电影、科幻小说里说的外星生命。能成为第一个发现天外之人的人，是他一直的梦想。他也希望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跟外星人对上话的第一人。尽管梦想十分可笑，但他始终都是天真地坚持和坚信。

“什么？不读大学。你个没出息的东西。通知书都发到你手里来了，你却跟我说不去了。你什么意思，你是要气死我吗？我和你娘辛辛苦苦把你们拉扯长大，到底是为什么。现在你二弟走了，三弟又得了这个病，随时都可能一走了之，家里就剩你一个独苗，剩你一个顶梁柱，你就是家里的希望。可现在，你却跟我说你不读了。你不读书要干吗？要像隔壁吴老二家的二痞子一样，去当二流子

（方言：流氓，社会无赖，混混，无业游民）？”爸爸听到苟时允这么说，十分生气，不禁气得咳咳地咳了起来。

苟时允看到爸爸日渐消瘦、日渐衰弱的身体，更加心疼。他不禁走了过去，拍了拍爸爸的背。等爸爸的咳嗽好了之后，才蹲下，细心地跟爸爸解释着说：

“爸，不是您想象当中那样的。您也看到了，现在我们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家里的劳动力，就剩下您和我了。如果我再去读书，家里唯一养家的就剩下您了。我读书要学费，要生活费。这不是都要您省吃俭用，去做苦力，来支付吗？现在我长大了，长高了，也有力气了。我能够用我自己的双手去劳动，来养家。以后，我就是家里的顶梁柱，我就是家里四口口粮的供应商。”

“放屁。我辛辛苦苦抚养你长大，就是让你去做苦力的吗？就是让你去用双手劳作的吗？你那是一双艺术的手，科学的手，是叫你拿去耕作和搬砖的吗？你的手，应该和你的脑子结合，是要去做科研研究，是要去做科学的。那才是你的方向，才是你人生的奋斗目标和动力，知道吗？养家糊口，还有我，还有你娘呢！你不用着急。你弟弟的病，一时半会是养不好的。我和你娘都知道照顾他，这你不用担心。你的任务就是，好好读书，天天向上，早日拿到毕业证，拿回来给我看看，也让我在父老乡亲面前长长脸。接着，再去报效祖国，知道吗？不要忘了祖国，不要忘了共产党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爸爸看着苟时允的懂事，十分的欣慰，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但还是遮掩不了他眼里藏不住的太多的无奈。

苟时允看着爸爸的眼神，有些犹豫，他很想镇定下来，继续劝导爸爸，但还是显得有些着急，不禁语句没有得到很好的归纳整理而后就说出。

“爸！可是……”苟时允话还没说完，就被爸爸给打断了。

“你不要再说了，我意已决，就这样办了，明天你就去报到。这是你第一年的学费，我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你明天就拿着这些钱去报到。妥善保管好这些钱，千万不要丢了，这可是你的命！”爸爸一再地嘱咐着苟时允，拍了拍他用红布包得鼓鼓囊囊的一沓钱。

这一刻，苟时允一时语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看着爸爸潸然泪下，满是惭愧。爸爸的一句“这可是你的命”，包含了太多的期望和寄托。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爸爸对自己的期望，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03 时允不与爸妈道别独自与二愣子去大学报到

第二天，苟时允早早就从床上爬了起来。昨晚，他一夜未眠。他偷偷摸摸地穿好衣服，而后偷偷摸摸地来到牛栏。嘴里含着牙刷，边刷牙，边依依不舍地跟那头自己亲眼看着它出生的小牛犊子告别。看着小牛慵懒地躺在它妈妈的怀里，那一刻的苟时允感觉是那样的幸福和欣慰。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跟小牛一样，躺在妈妈的怀里，不管不顾，啥事也不用做，只需感受妈妈的怀抱，妈妈的温暖。可是自己却不如小牛，爸爸妈妈现在的年纪大了，老了。自己何能再看到他们为自己辛劳，为自己操心。那刻的他，再一次小心翼翼地从贴身衣物里缝着的小包包里，掏出那块红布，看了看，感触良多。当时的他，有一丝犹豫和纠结。自己到底该不该去读大学，该不该用知识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当时的他，想了想还是有一些犹豫不定。

就在苟时允还在犹豫，该不该去上大学，该不该把钱留下，独自去打工的时候，这时他的同学，隔壁的二愣子却突然向自己发出了信号。

“咕咕，咕咕……”

当时的他，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看里屋，却不忍心打搅爸妈睡觉。爸爸昨晚悉心地照料三弟和妈妈，搞得很晚。爸爸总是犯困地揉着眼睛，却又不能睡去，只能强忍着，等三弟不再发烧，妈妈不再因为难受而翻动，撑着下巴，渐渐睡去。

这时，二愣子看到里面没有动静，不禁又发出两声他们之间独有的信号。那刻的他，纠结地看了看墙外，有些犹豫，却又来不及犹豫，连忙就挎上大大的行李袋冲了出去。而后，一屁股就骑上二愣子的自行车，依旧依依不舍地回头望了望自己的家，而后才偏回头，飞速地向县城赶去。

别看二愣子名字叫得傻，但真的好养活。一个永远不变的锅盖头，却让他出乎意料般的，凭着自己打打闹闹，不学无术的乱撞，竟还神奇般地考上了同样跟苟时允一样在北京的一所职业技术学院。

二愣子虽说这成绩不行，但这车技却是没得说。本就骑得快的他，竟然还疯了似的，就赶上了前面一辆运菜的三轮摩托车，就让它搭着他们赶了一程。车子后面突然多了两个人，多了一辆车，那车主却怎么一点都察觉不出来，而是欣赏着车载喇叭传来的那首老掉牙的音乐“我赚钱啦、赚钱啦！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我左手买个诺基亚，右手买个摩托罗拉，我移动联通小灵通，一天换一个电话号码呀，我坐完奔驰开宝马，没事洗桑拿吃龙虾……”

也就在苟时允和二愣子都在跟着这首音乐独自陶醉、独自幻想的时候，他们竟然就不知不觉的，在天刚蒙蒙亮，六点左右的时间，赶到了县城。

摩托车主转了个弯，去了菜场送菜，而二愣子则继续骑着自行车，送苟时允赶到火车站。说来也奇怪，虽然苟时允所在的县城很贫穷，但是他们这里的交通，还真的是蛮方便的，四通八达，水路、铁路、高速都有，唯一就是没有飞机场，这让苟时允感觉很遗憾。所以报读那个院校，希望自己未来能在自己所生活的地方，建一个飞机场。可那刻的他殊不知，一个飞机场的建设，却是要凭着这座城市的综合素质，以及结合它的经济、文化、人文、旅游等等各项指标、综合因素的决策才商定的。但那刻的他却不懂，只是寻思着想坐飞机，就想建飞机场，离自己家近，方便搭乘。

他们一到火车站，苟时允就兴奋得一下跳下自行车，而后一个踉跄没站稳，被二愣子一把抓住，询问起来。

004 时允和二愣子分道扬镳 愚子突然决定下海创业

“二狗子（苟时允小名），你那么激动干什么？车还没停稳呢，你就跳下来。不是我拉着你，你现在就要摔个狗吃屎了。”二愣子有些埋怨，看似关心着苟时允，实则却是害怕他的毛躁让自己跌倒，摔坏他好不容易，凑了好久，才买的新凤凰牌自行车。

“嗨！吃就吃吧！我屎还吃得少么？”苟时允突然一句听上去十分粗俗的话，让同样身为农村人的二愣子，也有点受不了。

“唉！你不要这么恶心好不好。你怎么就吃屎了，又不是狗。”二愣子一时没理解苟时允话外有话的意思，不禁鄙夷地说了一句。

“这个狗子，狗屎运了，还不是狗，是什么？都叫了这么多年了，也没看到真走一回狗屎运。”苟时允有些失落地叹着气，埋怨着命运对自己的不公。

“会的，会的，一定会走的。这不我们都来火车站了吗！俺们村里那些娃子，有几个出过村，见过火车呢！”二愣子开导着苟时允，却又在思虑着自己的出路。

“那也是。那你出过村吗？出过县城吗？”苟时允好奇地询问着二愣子，惊叹他比自己有见解，有见地。

“当然见过。我很早的时候就去过我二叔那里，别看我们这里破破烂烂的，那边可是繁华得很呢！”二愣子眨着眼睛跟苟时允说着，夸耀着自己见过世面。

“怎么繁华了？说来听听。”就在苟时允万分期待地等着二愣子讲述的时候，没想二愣子这时却突然一拍脑袋，惊叫了一声。

“对呀！我还去北京读什么大学呀！我应该去广东，去下海，去中国发展的最前沿去打拼，去奋斗啊！我北上个什么劲啊，我又不是文艺青年。”二愣子十分兴奋于自己的决定，却把苟时允给惊得目瞪口呆。他惊叹于他的胆量和魄力，却看不起自己一向只知循规蹈矩，只知盲目听从，盲目服从的憨厚性格。

“什么？你不去北京读书啦？你不去读大学啦？”苟时允张大嘴巴，惊讶地询问着。

“那个什么狗屁大学，读了有什么用！职业技术，谁会看在眼里。现在的出路，自己创业才是王道。”二愣子说着自己的观点，却已经做好了决定。

“可我觉得，还是应该学个一技之长，将来在社会上才不会饿肚子，才不会看人脸色，才会有一门安家立命的本事。”苟时允也说着自己的观点，而二愣子这时却已经向售票处走去。

苟时允看着他走远的背影，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好作罢。也跟着他一起去另一方队排队，翘首期盼着自己的北京之行。

来到售票厅前，售货员首先就让他出示身份证件。苟时允从贴身衣物的另一个缝得严严实实的口袋里，捞出身份证给了她，而后焦急地等待着。

那个女售票员有些不耐烦。

“你去哪？”

“北京。”

“卧铺还是硬座？”

苟时允听到卧铺，想着一定很舒服，就随口说“卧铺。”

“378。”

“啊？这么贵。那硬座呢？”

“159。”

“那我要硬座。”

女售票员鄙夷地瞥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而是快速地打了一张单子并没看，把本是有座位的车票，却打成了站票。

第一次坐火车的苟时允也不懂，直接拿着票，就高兴地去了大厅，而后焦急地就冲着那一排陆陆续续往前走的人群跑了过去，在后面慢吞吞地，一步一挪地向前移步着。

005 时允初坐火车对什么都好奇乱转遭人鄙夷

可就当苟时允好不容易排到轮到自己位置的时候，却突然被检票员告知，“您乘坐的不是这一列车次，请到隔壁排队有序进站。”

当时的苟时允，才惊讶地抬起头，看向进站台门口上所写的车次号，再惊讶地看向隔壁。只见长长的一条长龙，和人们被拥挤得都有些变形了的脸，再次张大嘴巴。

好不容易，挤进了站，好不容易，上了火车。苟时允这时，才慢慢地，或者说是安心地放下心来，准备好好地坐一坐，看一看窗外的风景。

可他却不知，就在他上车，甚至是排队买票之时，就早已被小偷盯上，眷顾着他那私密的两贴身衣物里另外私密的两个小空间。小偷一路紧跟在苟时允身后，终于在苟时允即将进入火车，跨上火车踏板之前得手。

而这也正是二愣子最担心的，也是最害怕的。他几次坐火车出门，都被人偷，十分懊恼。可今天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跟那儿像着了魔一样的，疯了似的，就什么也不管不顾，由着初次进城，对什么都不熟悉，都陌生的苟时允，自己购票，自己上车。

当时的他，突然想到要提醒苟时允，可最后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他的任何联系方式。这也难怪，对于出生农村家庭，现在家里又十分拮据的苟时允来说，哪里买得起手机。而最让二愣子担心的就是，害怕苟时允不会购票，或是耽误了时间，延迟去北京读书报到的时间。

“可现在自己已经上了车，而且还在苟时允车次之前就已经开走，自己干着急也是无济于事，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二愣子这样想了想，也只好作罢。摇了摇脑袋，又再次扬起高兴的表情，看着窗外，期待着自己的新生活，做着每个

人都想的发财梦。

可这时傻傻的苟时允，钱被偷了，还是毫无所知，自顾自地，自己在那幻想着，在那陶醉着，想象着自己的大学生活，臆想着自己的爱情。而殊不知，这没钱过生活，没钱交学费，没钱做任何事的无奈，却让自己好好的大学梦，突然就在此间戛然而止。也或说，好好的一次远行，好好的一次北京的求学之旅，却真的出乎意料般，也或说是自己潜意识里的那种不想再读书，不想再依赖父母的潜意念，却在不知不觉中，在惊诧中，就真的变成了事实。自己真的就默默成了打工一族，成了北京万万打工者之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坐了好一会，等火车真的开动之后，苟时允才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而后拿着他最爱的北京方便面，拿着碗，来到火车的车厢交界处倒水，而后端着泡面参观了火车里的厕所。

当时蹲在火车过道里没有座位的那些人，先是鄙夷地瞥了他随手丢进垃圾桶的北京方便面的袋子，而后再次鄙夷地，更是说有些作呕地斜了他一眼，看着他挂着满脸的笑容走近厕所。

当时的那个人，就冲着他一脸好奇的脸，和随后传来的一声轰的冲水的声音，鄙夷地说了一句。“一个乡巴佬，没钱还去首都，你能干什么？恶心。还在厕所一边拉屎一边吃面，真是跟狗有得一拼，当真二狗子。”

006 时允刚上车就遇两奇葩女士尴尬不已

“啊？你叫我！”这个时候，苟时允正好从厕所里出来，听到有人叫自己，以为是碰到了老乡，碰到了熟人，十分兴奋地咧着嘴，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说。

而这时，那个人只是惊诧得张大着嘴巴，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看着他，半天不敢说话，手直摇着，半遮半掩的，向一边躲避着，冲着他说。“没叫你，没叫你。我刚刚是在跟我家宠物对话。”

“宠物？你家有什么宠物？也是一条狗吗？”苟时允还蛮有兴趣地冲着那个女士张望着，吓得那个女士连忙提起包包，就向前冲去，一路穿过车厢里熟睡中的其他乘客，一阵阵杀猪般的尖叫声过后。却是那些乘客，瞪大着眼睛，看着女士从他们眼前走过，她裙下露出的春光，和跑动时扬起的裙角。

而苟时允则是看着她跑远的背影，一副莫名其妙、愣愣的表情。嘴上还不自觉地嘟囔着，“跑什么呀？是见着鬼了？还是你家狗狗死了，以为我是你家狗狗灵魂附体么？还是你被狗咬怕了，以为我是要咬你么？”苟时允的思路一时有一些混乱，开始回忆自己仅有的几次观影经验和观影影片了。

苟时允不再理会她，而是径直地走回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座位，一屁股坐了下去。可当时的他，看也没看，刚一坐下，却又被一个比刚才那个女士，更加强烈的杀猪般的惊叫声，吓得连忙弹了起来。

“抓流氓啊！抓流氓啊！你个死变态不要脸，坐我大腿。”这位女士，跟见了鬼，见了恶鬼，或是色鬼的样子，瞪大着眼睛，一副囧囧的、嫌弃的、厌恶的表情，看着他，护着自己的胸和短裙。

而苟时允只是看着她，愣愣地看着她，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反应。他愣了一会之后，反而变得蛮横起来，冲着她有些蛮不讲理地、恶狠狠地说。

“呃！谁要流氓。你搞清楚了，这是我先坐的位置，这是我的。你凭什么坐上去，你还不快让开，还吼我，真是奇了怪了。”

这位女士听到他这么说，有些愣。以为真是自己坐错了座位，连忙伸进口袋捞了捞，却把苟时允给吓了一跳，连忙做出了咏春的姿势。

没想这位女士却不搭理他，没做任何反应。这让苟时允一时有些慌张，以为她真会功夫，或是有个强壮的老公在旁边护着她似的。一时有些退缩，不禁向后退了一步。

而就在这时，女士拿出票，仔细地看了看，而后又是瞪着圆鼓鼓的眼睛，冲着他，更加恶狠狠地说。“你搞错了没有，你搞错了没有。你看清楚了，这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67号。说我坐错了位子，真是笑死人……哦，对了。我怕你是没有票，想故意来乘火车的吧！想逃票。”这位女士开始很不屑地说。可说到一半却停了一下，而后更是做出一副嫌弃的，十分看不起人的表情，看着他，又更加变本加厉地说。

“大家来看一看啊！这个年轻人，真不要脸。没有票，想逃票。还装作一副清高的样子，据理力争，还吃我豆腐。就这样的臭流氓，无赖，你们乘管怎么就不管一管。”

007 女士对时允无语撇向一边时允却突情窦初开

“谁没票，谁逃票了。这不是票，是什么？”苟时允一时感觉有些委屈，从贴身的衣物缝合的小口袋里捞出火车票。

当时的这位女士，又是以为他要耍流氓，要脱衣服，不禁也做出功夫的姿势，但却是黄飞鸿的。年代不同，所以招式也不同吗？这让围观的群众，不禁都哈哈大笑起来。看着女士夸张的架势，和跨开腿，却有些遮不住臀部，包得紧紧这刻却被扯开像快要撕裂的短裙，苟时允囧得不行。

女士看着大家哄笑的样子，及不时瞥向自己下身的眼神，连忙缩了缩腿，也做出咏春的姿势。但摆出造型的手却也不闲着，而是突然一把抢过苟时允手里的票，拿到眼前看了看，她嘴里不忘嘟囔地说着：

“怕是拿着废票故意来糊弄人的吧！”

可当她看清，终于确认了票的来源和时间还有座位号之后，却又是一惊一乍地指着苟时允说。“你看看这年轻人真不要脸，明明是个站票，却还来抢我这有座位人的位子。你个年轻人怎么就不学好，要学别人耍赖皮呢？”

当时的苟时允被女士说得有些蒙，那刻的他，还不知道坐火车，是有座票和无座票之分的，他一直傻傻地以为，火车也跟汽车一样，是都可以随便坐的。

当时的他，不禁又是二愣子一般地，也突然抢过女士的车票，看了看，认准了真的是这个座位之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看向她，直跟她摆手。

“对不起，对不起。当时我买车票的时候匆忙，没看清楚。我买的明明是有座票，售票员却给了我个无座票。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受气了。你快消消气，身体别气坏了。我也没别的东西，只有这一碗面，就当我给你赔罪的物品，您就笑纳了吧！”

苟时允突然一下变得客气和大方起来，这态度的转变，以及形态的突变，让女士一下有些蒙。那刻的她，眼前突然蒙上一层雾，出现了幻觉，以为是周润发，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似了呢？

可等她摆了摆头，定了定神，却又莫名其妙地指着面，快速地问了一句。“这是什么面？”

“方便面。”苟时允听到她这么说，又看到她前后表现出不同的，有如变色龙

般丰富表情变化的脸，没转过弯地说。

“我问的是什么牌子？”女士都快被苟时允的二愣给气晕了，不禁强调地说。

“北京方便面。”苟时允还都有些蒙，没弄清她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个。

“靠。就说个二愣子，怎么可能变成周润发。我们都吃‘康师傅’，看到没有，‘康师傅’！”女士鄙夷地看了一眼他，指着自己的面说。

“周润发？‘康师傅’？那是什么东东，一个人名？”苟时允又是不禁傻傻地问了一句，却看到这位女士都已经翻起了白眼，一副都要被无语得要死过去的地步了。当时的她，不再搭理他，而是一屁股坐了下来，把头转向一边，拿出手机，玩起了游戏。

苟时允也自知无趣，端着面，继续向前走着。还不时地不忘看那个女士一眼，却突然发现，她不生气的时候，真的还蛮漂亮的。那刻的他，也许第一次情窦初开了，第一次对女孩有感觉，第一次知道美了。

第二章 非诚勿扰

001 天成对诗玲突生好感春心荡漾把她当女友

这一天，玉天成的父母则大摆升学宴，邀请自己的同事，及玉天成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前来赴宴。当时场面恢宏，气势庞大，不像是升学宴，倒像是结婚宴一样，显得喜庆、热闹。

那刻的玉天成，洋溢着幸福的笑脸，举着酒杯，庆祝着自己的成人礼，也庆祝着自己即将迎来自己期盼已久的大学时光。

那刻的他，显得是那样的懂事和成熟，客套地跟各位宾朋交谈着，嬉笑着，显然成为了一个小大人。但他那还显得有些稚嫩的脸庞，及老实的不会打假的一口一闷的喝酒态势，还是掩饰不住他的青涩。

而酒桌上，一双灵动的大眼睛，一个跟自己同龄的女孩深情注视他的目光，却让他一下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显得有些拘束。就在他慌乱地躲避着她的目光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爸爸则向他介绍起她来。

“天成。这是我同事老石的女儿诗玲，叫姐姐。”

这刻的石诗玲大方地站了起来，笑得很甜美，伸出手要跟玉天成握手。而一向大方热情的玉天成，却看着她炙热的眼神及纤纤的玉手，一下就愣了神，站在那里半天也不知道动弹，只是不好意思地看着她，显得是那样的扭捏和害羞。愣了好一会之后，他才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也伸出手，跟她握了握，说了一声“姐姐好”。而后，只感觉脸上一阵发烫，扬起一阵红晕。

这刻周围的同事，都看着他，挑逗地、哄笑地说：“哈哈！老玉，你儿子红光满面，是要走桃花运啦！赶快准备准备奶瓶，等着抱孙子咯！”

当时的玉天成爸爸，也被同事们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埋怨起儿子的羞涩来。他摆了摆手，冲着同事们就说。